V 6
B927
T83

昭代明良錄卷之六

青谿　童時明　編次
海虞　李喬新　錢世揚　校正
三衢　童文龍　繡梓

靖難功臣

童時明曰嗚呼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哉是故太甲之嗣商也以丙壬之不永武王之興周也以伯邑考之不存湯之後不有太甲孰延六百之祀文之後不有武王孰開八百之曆我　太祖埽蕩胡元肅清中夏湯耶文耶而懿文之不壽太孫之變法

皆天所以寓意於　文皇也濟南之鐵板幾下伏
兵之斷橋不果東昌之役以馬蹶而得逃白溝之
戰以風厲而獲免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天運則人
從時至則事起靖難之業成於四載而諸臣之効
勞宣力也蓋有不可湮沒者焉故或策勛戡定或
奏績毗亮或開拓荒裔或創遏强虜彬彬一時之
盛哉于湯有光視武匪異叅之中山諸公抑亦其
亞也已於是錄其功業最著者叙爲世家傳次

張河間世家

張河間王名玉者河南祥符人也仕元爲樞密知院
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屢立戰功官至都指揮同知
遷北燕府護衛燕王起兵靖難拜玉大將軍領前部
奪北平九門三日城内外大定師將南向玉曰不先
定薊州將爲後患燕王遂以兵攻薊州其守將是夜
急趣遵化四鼓登城不傷一人分兵攻永平密雲皆
望風輸款燕王至滦河玉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漠
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即率衆往手擒二將當是時
長興侯耿炳文統兵二十萬屯真定先聲甚震玉請
往覘敵勢還言軍無紀律且有敗氣王疑衆寡不敵
玉曰彼衆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王曰善吾倚

汝一人足辦吾事遂趣真定接戰炳文大敗永平馳
報南將吳高以遼東兵圍城急又諜報李景隆引兵
百萬將攻北平遂東援永平高等望風棄輜重去追
斬甚衆移兵襲大寧殺其都指揮朱鑑由是歸救北
平搗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
隆軍不能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同悉下諜報景
隆且復至玉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
以逸待勞王從之駐河上三日敵至大敗景隆退保
濟南玉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
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王以數千騎繞出
陣後敵圍數匝衝擊不得出玉失王所在突入敵陣
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翼王出重圍力盡而疲遂戰死
年五十八歲王哭之大慟三軍皆隕淚不已師還北
平諸將語及東昌事王歎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恨
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
下咽涕泗交頤不知其何從也永樂二年大封靖難
功臣　上顧侍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
一追贈榮國公謚忠顯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侑享
文廟子輔以靖難功歷陞都指揮同知嗣父都指
揮同知二俸並支兼統父兵戰夾河藁城彰德靈壁

皆有功封安信伯與世券已又以父功進封新城侯
永樂四年河南皂君山草寇竊發輔率兵捕之既而
安南黎賊叛拜征夷副將軍進至龍川大將軍朱能
卒于軍詔進輔大將軍行總兵官事進破黎賊於嘉
林江至多邦城城高峻更設重濠守且嚴備賊衆如
蟻輔下令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名在
此舉先登者不次陞賞由是將士皆踴躍用命是夜
遂襲其城以燃火吹銅角爲號四鼓噪枚雲梯齊步
城上火炬齊明銅角號呴賊倉惶失措矢石不得發
皆走散我軍遂入城城內賊又驅象來戰輔以畫獅
蒙馬神銃翼之而前象皆股栗退走反衝賊陣殺賊
無算西都賊聞之焚輜重逃入海於是州郡望風降
附遂進至萬刼江遇賊兵大戰斬首三萬七千餘級
又敗賊于木瓦口斬首萬餘級進至富良江殺其將
率數萬人江水爲赤又追至日南州生擒賊首餘衆
悉降安南平輔奏請夷安南爲郡縣置交趾都布按
三司凡得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
八百里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論功進封英國公
既而賊首簡定叛鎮守官沐晟進戰不利復命輔總
兵生擒簡定斬首四萬未幾餘黨陳季擴復叛輔率

舟師追捕梟賊首千五伯人以狗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追殺殆盡遂命鎮守交趾永樂十四年敕還京其後交趾復叛朝廷遂棄其地論者以爲輔威名在交趾三叛三定之使輔鎮交不還如沐黔寧之鎮滇南則交趾當至今無恙矣十八年　上親征北虜輔充總兵官至偏頭嶺　上令就營中馳射輔連發三矢皆中賞賚獨厚進遇虜戰大獲牛馬輜重明年大舉北伐輔將右軍　仁宗嗣位梓宮喪逾二十七日　帝猶麻衣麻絰御朝羣臣惟輔與　帝同　帝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不及命掌督府事　宣宗朝尤見寵任當是時漢王高煦久懷異志以輔爲宿將素知己勇健宜從已乃遣所親約輔爲內應暮夜至輔所輔即夜縶之以聞遂令扈駕親征獲漢王歸與修成仁二廟實錄正統初知經筵事已已之變扈從陷死土木時年七十餘矣輔雖武將凡朝廷大政事大議論無一不與　宣英兩朝皆受顧命累請國子監聽講恂恂有儒者氣象景泰中追贈定興王謚忠烈輔弟輒軏俱蔭都督景泰末以迎駕奪門功軏封太平侯輒封文安侯輒改名賜兩人皆以黨石亨敗革爵不襲輔子泰泰子傑成化初總兵延綏上安邊

方畧七事論行陣攻守之策甚切時稱名將傑庶子
懋歷三大營十二營總兵累加太師正德十年卒孫
崙嗣崙子溶溶子元功元功子惟賢

王世貞曰有赫河間峻謀首倡以節狥堅爰貽定
興崔巍如山突騎無前禹跡茫茫三廓南荒貂緜
蟬聯

童時明曰榮國初平內難盡力東昌英國開地千
里狥難土木父子盡忠於國始終無二者哉分茅
永祚廟祀不絕有以也

朱東平世家

朱東平王名能字士弘懷遠人也父亮燕府護衛正
千戶能嗣官靖難兵起拜能副將軍能驍捷有膽畧
遇敵輒大呼馳鬭以一當百敵遇之無不辟易者奪
九門攻薊州拔大寧破雄縣漠州皆奮勇當先師至
會州燕王簡將士立五軍能將左軍張河間戰死能
代爲大將軍軍事一諮於能收合諸軍旁畧州郡燕
王戰夾河譚淵死靖難兵方窘能乃至再戰轉勝軍
聲復震遇盛庸於藁城三戰三勝遂率兵攻眞定擒
都督顧成出奇兵截南哨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
輝皆有功戰西嘉山破定州是年陞都督僉事克東

阿進攻東平至小河王眞戰死平安兵大捷靖難諸將議旋師能按劒大言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況殿下自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面事人耶諸將言歸者皆不忠當斬衆不敢復言王遂決意南行盛庸平安等合兵六十萬依潼山爲陣能設奇四面進攻大破之擒平安降十萬衆靖難兵日勝遂從王渡江入京師內難平論靖難功能第一賜號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太保柱國左都督封成國公世襲永樂二年兼太子太傅四年安南拒衆拜征夷大將軍總兵征討 上問用兵幾何對曰

臣聞仁不可爲衆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當一鼓埽滅師之多寡惟上所命 帝壯之遂發兵三十萬進至安南之龍川以疾卒于軍年止三十歲計聞 上灑泣曰方艱難時協力一心共成大事能其首也且其存心行事皆因遠到曷遽止此言已益酸楚親爲文祭之追贈東平王謚武烈侑享廟庭子勇嗣爵掌都督府事歷佩將印出塞禦虜總京營兵加太保沒于土木追謚武愍子儀累加太子太傅守備南京儀子輔輔子麟麟無子弟鳳嗣鳳子希忠累任京營加太師入直禁庭代郊祀者幾四十年希

忠子時泰時泰子應忠應忠子鼎臣又應槐

王世貞曰東平英武王畧茂昭遂開土田華路驅

雕不弔大烈有象者賢

童時明曰東平之事　文皇猶開平之事　高廟

也勇敢似之而眷遇信任亦畧相當天之生豪傑

以翊成大業類若是夫豈偶然之故哉

姚上人傳

姚廣孝者蘇之長洲人也幼名天僖父命業醫曰兒

不樂爲醫願學諸生求仕否則從佛至正間祝髮爲

僧改名僧道衍居里中妙智庵已又不學佛願好讀

兵書尚謀畧嘗遇異人授占術爲人決休咎立驗相

士袁珙遇之於嵩山佛寺謂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

耶目三角彫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

流也道衍大笑居常自負會　太祖招考天下異僧

以故道衍往來金陵得與諸王游　成祖將之國道

衍乘間請曰殿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嗣草昧

太子仁柔願厚自愛殿下試乞臣府中必有以報殿

下當是時　成祖業已知僧意雅欲得僧已而　太

祖遣僧隨諸王就國道衍名在燕府籍中則大喜燕

王亦大喜至燕邸時時召入便殿語語多奇秘人罔

聞知顧王與道衍相得驩殊甚也燕王或歎息泣數行下僧輒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願厚自愛王則轉喜靖難之局道衍有力焉王之初議靖難也召道衍詳適簷瓦墮地而碎王不懌道衍曰天意殿下易黃瓦耳王乃更喜議遂決及師行忽暴風雨驟至王又不懌道衍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大吉王更大喜兵遂發留僧輔世子居守北平燕王軍中有見聞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僧僧條荅附去並中機宜蓋是王初發北平道衍進曰師行必克但廢兩日耳王曰兩日何足恤及王戰東昌不勝以問道衍道衍曰向固已言之兩日非昌字乎自是全勝矣力勸王整兵復進遂致克捷及王即大位命道衍爲左善世未幾擢太子少師始復姓姚賜名廣孝　上常稱姚少師而不名然亦終不畜髮娶妻　上賜宮女四人廣孝亦不之近初廣孝爲僧其姊戒之曰汝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至是以少師奉敕往蘇州賑濟冠帶謁姊姊拒不見乃易僧服往姊始出不一語惟諦視之徐曰爲和尚不了的是甚好人是後遂絕不復見後永樂十六年卒追封營國公謚恭靖國朝文臣有謚自廣孝始　仁宗朝命侑享　太宗

廟嘉靖中　肅皇帝以僧故斥不配享別祀於興隆寺

童時明曰道衍以僧起家而其術能預知興王賛助剏業借曰天命有歸要之人謀不盡無也第藉令道衍不以僧始終則勳業爛然將與劉誠意爭烈至今延祚血食無罷享之議矣僧奚足多哉

又曰道衍爲僧矣而其論文則曰今之爲文字者往往剿取釋老之說甚至模倣其體儒者不克立至於如此嗚呼業舉子者聖人之徒而至爲氏子所譏誚霍南海有言僧道盛者王道之衰也是宜不兩立矣而顧勦襲其口吻以梯進取視道衍之言寧無靦顏哉

陳濬國世家

陳濬國公名懋字舜卿壽州人也父亨初從　太祖以戰功累官都指揮使鎮守大寧靖難兵起密輸款於燕未幾襲破其總兵劉貞營率衆歸燕燕王用爲前部先鋒進都督同知領兵攻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南至淝河大戰奮勇當先死于戰子三長恭嗣爲都督同知次忠指揮使季即懋也負膽氣工騎射

年弱冠即從父領兵爲前行凡德州濟南淝河之戰
俱與父同功又禦敵於單橋戰尤力累陞右都督永
樂初論功追封亨涇國公懋特進榮祿大夫封寧陽
伯食祿千石世襲鎮守寧夏永樂七年虜來寇邊懋
將兵大敗之逐出塞詔進寧陽侯十二年　帝親征
北虜懋領左軍三十年復親征領左哨　帝令營中
馳射懋連發三矢皆中　上大稱賞進遇虜斬獲數
百人明年復大舉北伐懋將前部先馳至少城直抵
賀蘭山以擣其巢穴以韃靼王子及其部屬來降宣
德間掌都督府事正統初鎮甘肅既而福建鄧茂

七反屢敗官軍拜懋征南大將軍總兵討之時茂七
已死其子伯孫勢更熾所至莫攖其鋒懋至建寧乃
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
於是降者相繼聞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鬬自茂七起
事恒倚仗之懋乃心自爲計不殺留孫終難破賊於
是遣千戶龔遂榮親至尤溪山中爲書遺留孫許其
自新故令諜者傳致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
賊將人人自疑謂盡力如留孫終見殺附賊何益相
與棄伯孫來降者過半懋遂進兵連破諸砦擣其巢
穴擒伯孫八閩悉平詔加懋太保景泰初知經筵事

天順元年加祿六年春忽得疾　上遣使醫視懋上言臣老死無所復恨惟陛下以生民爲念任賢用能以啟太平之治則國家幸甚　上覽之惻然遂卒享年八十有五追封濬國公謚武靖子閏嗣爲侯成化二年卒子輔幼弟瑛嗣輔以嫡孫爲勛衛弘治元年輔坐法失侯正德元年以瑛孫繼祖嗣繼祖子維藩維藩子大紀大紀子應詔

李賢曰　文皇靖難陳公父子後先開國出藩入衛凡六十餘年而以令終當爲中興名將稱首矣

童時明曰間者兵家之一奇也孟明以之破戎陳平以之敗楚而寧陽一武將耳乃能用之還至而立有效誰謂用兵不貴智謀哉

劉廣寧世家

劉廣寧伯名江宿遷人也初爲燕山軍士以功授指揮靖難師至彰德平安攻北平告急旁午燕王以江有心計召問策將安出江即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往大軍可繼至江曰殿下如何兩處顧得徒團走不住爲敵所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王呼酒送其行江與王約曰臣至北平請以炮响爲號二次炮响則決圍三次炮响則進城若不聞第三

炮則臣戰死矣臣若得入城中既聞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炮俟三次炮响之後爲殿者放炮响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至平保兒必駭走矣王大喜然其計保兒安小字也江至北平果如其策大敗南兵斬數千人獲馬六百匹安走還真定既而又破遼東都督楊文解永平圍論功陞左都督僉事永樂二十年從征瓦剌命鎮遼東奏築城堡立煙墩瞭望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兵赴堡上備之翼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艏直逼堡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

率衆揚揚自得如入無人之境江望見從容安閒畧不爲意第令犒師喂馬別遣裨將伏兵山下令壯士潛燒賊船絕其歸路與之約曰旗舉伏發奮擊不用命者斬用命有厚賞江乃空其堡登山披髮舉旗伏兵盡起以兩翼進賊大敗奔空堡內我師追圍之爭欲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潛脫走艏者皆爲燒船壯士所縛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

待饑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爲蛇陣且其狀惡故披
髮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以收士卒之氣賊
旣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力戰未必無傷寇
出縱其生路卽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
察耳衆皆拱服先是倭寇出沒海上濱海無歲不被
其害及是爲江所挫衂寇害平息事聞賜敕嘉勞封
廣寧伯世襲逾年卒謚忠武子榮嗣榮子安卒兄子
瓘嗣卒安子璇嗣璇子允正允正子爵嗣
童時明曰國朝名將立功見奇者大都在西北而
廣寧獨以倭倭之爲東南害不減胡虜而今者殘
破朝鮮奈何不得廣寧者鎮遼左也余甚有感慨
于劉公已

金尚書傳

金兵部尚書名忠鄞縣人也少慷慨負義氣兼通卜
術洪武末兄戍通州忠往省之遨遊北平閒當是時
朝廷方疑諸藩燕王懷密謀忠衣布田冠上謁典儀
曰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
賜召見因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江海閒及往來
齊魯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爲急
王大悅留居帷幄靖難師將起使忠卜之忠以大吉

報遂署爲燕府紀善時參密議用其謀策至定州陞
右長史　文皇正大位特進工部左侍郎治事北京
未幾召入爲兵部尚書忠博覽史集議論懸河能移
人主意時儲位未定　上召武臣議文臣惟忠得與
以其爲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以二郡王有扈從功
請立之二郡王者高煦也靖難時爲上將多與戰陣
上向亦嘗許其爲太子忠獨以爲不可且歷數古
昔嫡孽故事以對　上以爲然善之賜忠大鏹卒定
儲位者忠之力也乃以忠兼詹事謂之曰詹事宮端
汝以尚書兼之幸善調護佐太子忠頓首受命　上

巡北京命忠侍太子監國忠時時勸太子起孝敬篤
友愛小心謹慎無失禮義毀譽禍福聽諸天日而已
太子深納其言用是雖以高煦讒間卒得　皇上懽
心或譖謗廷臣及宮僚有過者　上每令忠密察忠
退數乘間白其誣願陛下寬霽他日即如人言臣甘
連坐以故獲全者多忠爲人謹厚不洩每導人寬愛
毋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或有闕誤引
爲己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餘俸悉以周卹鄉族多
隱德永樂十三年卒　仁宗即位追贈少師謚忠襄
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達年止十歲令還鄉支俸國

朝重幼廕官自忠始蓋異數云　昭皇帝所以厚報
忠者爲忠嘗有功於立邑也
童時明曰金司馬以匹夫而贊大謀豈奉春之儔
乎卒定儲位以安國本所謂善處人父子兄弟之
間者非特術數之士也先朝太孫之立以有劉學
士而彼以之敗此以之成天耶人耶

郭湯陰傳

郭湯陰伯名資字存性武安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
由庶吉士授戶部主事曉練錢穀聲譽籍起陞僉都
御史亡何改北平叅議莅事之初即以本司弊政爲
言太祖嘉其忠直陞本司叅政悉心殫慮贊佐有
方不數月轉布政使精勤詳慎紀綱大振當時　文
皇帝在藩邸甚愛重之凡有所言無不聽納及其起
兵靖難資率先效順燕府悉心委任託爲腹膂命守
北平撫輯兵民供給糧餉百費所需未嘗乏誤燕王
嘗以漢蕭何儗之永樂初論功召陞戶部尚書賜白
金衣幣視諸侯伯未閱月以北平重地命乘傳掌布
政司事亡何詔建北京設行部拜資行部尚書資以
北地軍民初安生業始遂而官司所費冗濫當樽節
以恤下乃惓惓以祛弊舉廢爲務或有不悅而謗議

者　上素知其忠降敕慰諭益以心腹任之永樂十九年罷復爲戶部尚書時巡狩營建職務叢脞皆資調度悉中機宜　仁宗即位念資舊勞荐有寵賚立東宮以資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少師尋以足疾賜敕給半俸致仕復其家宣德三年夏原吉輟部務　上以爲非資老成厚重不可掌度支乃召資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其朝參賜鈔二萬貫資愈感激效忠竭知雖祈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置僚屬胥吏委任責成莫不敬憚焉滿考賜宴禮部奬以敕書譬之如歲寒松栢愈老愈勁云云何以疾在告及疾劇屢言家被朝廷重任無以報效爲愧切切訓諸子及孫當感恩思報言不及家事遂卒　上深悼惜罷朝遣祭葬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湯陰伯謚忠襄

楊榮曰郭公廉介勤慎剛果有爲自始仕至老視國事如家事凡所施爲毅然自任不畏强禦誠國家忠謹直亮輔弼之臣也

李時勉曰開國有韓公　太祖蕭何也靖難有湯陰　太宗之蕭何也雲龍風虎蓋以類應哉

童時明曰治國家者莫重於財賦郭司徒之遇合　成祖也首以饋餉而功名遂終始焉豈惟籍以

靖難凡爲討臣者可以法矣

陳平江世家

陳平江伯名瑄字彥純合肥人也其父聞從　太祖起兵爲帳前小校從征西蜀有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瑄自少機警有智畧襲父職父坐累謫邊遼陽瑄伏闕奏請代行特詔父子並免復職從征越巂討建昌酋尋又會雲南兵征百夷以功陞都指揮遂進都督僉事建文初奉命總舟師江上防禦靖難兵至江北瑄以舟師迎濟　成祖素知瑄名又知其才可任遂以爲右都督封平江伯時北京軍儲不充命董海運以給之瑄措置井井剏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又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取天下凡漕途蠹弊掃滌一清漕舟所經海島夷人畏憚官軍悉閉匿瑄下令俾出爲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人兩便之舟還值倭寇刼沙門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寇以殺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命督運江浙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于縣之清浦築土爲山立候表識詔從之命有司徵發

軍夫四十萬令瑄董其役逾二年竣事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　帝親製文樹碑焉既而罷海運命瑄於湖廣江西造船三千艘以從漕運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開河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人甚便之瑄又以呂梁上洪地渺水急漕舟難行奏令民于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丈仍置石閘二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緣河種樹鑿井以便暑月行者皆舟楫永遠通行之利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先是　文皇帝欲建都北京以控胡虜慮漕運艱難以之委瑄瑄悉心經營凡事慮之周而行之果卒成北都之意　仁宗初御下詔求言瑄首疏七事大畧言漕運惟江南最遠又有洪牐淺凍之阻往復逾年雜費數倍宜令收貯淮徐轉運又漕舟已有額設水夫不宜復役沿河居民　上賜敕褒諭有老成忠愛之語　宣宗朝受命鎮淮督漕悉革宿弊豪猾斂迹時

已嬰疾而躬勤旦暮靡有留牘亡何竟卒年六十有
九追封平江侯謚恭襄子佐嗣爲伯佐子豫正統中
復以平廣寇功進封侯流爵豫子銳累掌營府加保
傅銳子熊熊在正德初總督漕運劉瑾索賂不得憾
之遂以濕潤米罪熊侵欺朝議置之死革其爵李東
陽力爭之瑾謂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非姑息
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通漕有大功金書鉄券子孫
皆免死豈可盡革失天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
常鄧輩百戰之功今皆革罷陳瑄豈足深恤東陽曰
漢高定功臣位次須以蕭何爲第一蕭何只因給餉
逐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以此言之陳瑄
亦萬世之功也瑾不荅竟坐侵奪民利奪誥券謫戍
海南瑾誅復爵熊無子從子至嗣至子王謨王謨子
啓嗣

楊士奇曰公爲人閎爽英毅弘度偉畧稠人廣會
譚論亹亹倫輩推服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
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論善交際能推
利爲義所至以濟人爲心多所建置人用德之不
忘

童時明曰　成祖雄畧欲身蔽虜而平江卒以漕

運成其志不可謂非功矣余獨恨當時之所議足餉者何沾沾在漕也今之金臺寧非古召公所封之地耶甘棠之澤垂八百餘年不聞挽江南之粟以足食也第自五朝雲擾爰及金元荒蕪莫墾業始盛於南耳向使役四十萬之軍夫以屯田爲世業而稅其畝如先臣丘文莊商文毅之議遇 成祖之英武必能振碕舉行審爾則國與民俱足南與北兼利都中之餉待運乎哉何平江之見不及此而沾沾以漕爲功也

王寧國世家

童時明曰靖難之役凡筭畫戰陣皆 成祖所力經營兼之介子雄勇冠鋒而諸臣特奉頤氣成功甚易余無所以爲之論著故自王寧國而下姑畧其梗概以爲侯伯考云

王寧國公名真陝西咸寧人燕山護衛百戶靖難爲都指揮每戰賈勇衝敵至淝河逆戰平安不勝自刎而死永樂初追贈寧國公謚忠莊封其子通武義伯尋以山陵功進封成山侯宣德初鎮交阯敗歸革爵子琮復襲成山伯琮子鏞鏞子洪洪子繼繼子應龍應龍子允中允中子國柱

薛斷國世家

薛斷國公名祿山東膠州人也初爲燕府護衛軍士靖難兵攻真定祿手擒南將駙馬李堅遂超陞指揮僉事東昌之戰祿以數十騎前哨破南兵數百又戰單家橋馬蹶幾爲敵所得乃奮臂一呼殺敵兵十餘人更上馬戰大勝永樂初論功轉右都督董營北京宮殿告成封陽武侯仁宣兩朝屢立邊功加太保宣德五年卒追封斷國公謚忠武子勳早卒孫詵嗣侯詵子琮琮子翰翰無子族孫鋹嗣鋹弟鉦子濂

丘淇國公

丘淇國公名福初爲燕府護衛指揮靖難爲大將軍專將騎兵每戰多以奇兵夾擊橫衝大致克捷東昌敗歸見王憤恚謂朱能曰殿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遂力勸進兵攻破濟寧進至淮北盛庸兵勢甚盛福潛渡淮出南軍後庸遂敗永樂初論功封淇國公靖難功臣差次悉憑裁定永樂七年拜征虜大將軍統兵十萬征本雅失里達節制陷歿妻子徙廣東國除

陳泰寧侯

陳泰寧侯名珪泰州人起靖難爲後軍都督封泰寧

侯永樂十七年卒子瑜嗣坐法死獄中庶兄子鍾嗣
鍾子灝灝無子弟灝嗣陷土木弟涇嗣涇弟恒恒子
璇璇子儒儒子璉璉弟瑞瑞子良弼

鄭武安世家

鄭亨合肥人起靖難爲中軍都督封武安侯累爲大
將鎮大同宣德九年卒子能嗣能子宏宏子綱綱子
琨琨子惟忠弟惟孝

顧鎮遠世家

顧成江都人洪武中爲都督僉事鎮貴州建文初北
征降附留守北平封鎮遠侯仍守貴州數以功受賞
永樂十六年卒孫興祖嗣正統間北征失律削爵景
泰三年復封伯天順元年復侯七年卒孫淳嗣淳子
溥溥子仕隆仕隆子寰俱歷任將帥加保師有廉能
聲寰無子從子承光嗣承光子大禮

徐永康世家

徐忠合肥人起靖難爲前軍都督封永康侯永樂十
六年卒子安安子錡錡庶子溥溥子喬松喬松子文
偉文偉子應坤

張隆平世家

張信臨淮人起靖難爲都督僉事封隆平侯孫淳淳

子福福弟祐祐從弟祿祿子瑋瑋從子相相子炳

郭成安世家

郭亮合肥人起靖難爲左軍都督封成安侯子晟晟弟昂伯爵昂子鐄鐄子寧寧子瓚瓚子寶寶子邦相邦相子祚延

李豐城世家

李彬定遠人起靖難封侯從平安南加祿子賢賢子勇勇子璽璽無子庶兄旻嗣旻從子熙熙從子懦懦從子環環子承祚

宋西寧世家

宋晟定遠人起靖難位左都督永樂三年以招虜功封侯流爵子琥尚公主特予世襲洪熙初坐嫌奪爵弟瑛復以尚主得襲瑛子傑傑子城城弟讓讓卒城子愷嗣愷子良臣良臣子天馴天馴子世恩世恩子光烈光烈弟光夏

徐興安世家

徐祥湖廣大冶人起靖難封興安伯孫挺嗣正統中從北征有功進封侯流爵子伯賢嗣伯賢子順順從子良良子襄陽襄陽子汝孝

李襄城世家

李濬和州人以都指揮同知從靖難封襄城伯子隆嗣累督守備營府隆子珎北征陣亡弟瑾嗣成化四年以征蠻功進封侯流爵瑾子黼嗣伯黼子全禮全禮子應臣應臣子承功承功子守錡

譚新寧世家

譚忠清河人父淵以都指揮同知從靖難起兵爲大將戰死永樂初追論父功得封新寧伯忠子璟璟子祚祚弟祐累掌營府加保傅祐子綸綸子國祚國祚子懋勛

孫應城世家

孫巖鳳陽人以都指揮從靖難封應城伯子亨嗣亨子瑛瑛弟傑傑子繼先繼先子鉞鉞子爵爵子文棟文棟子允恭允恭子廷勳

趙忻城世家

趙彝虹縣人以都指揮起靖難封忻城伯子恭嗣恭子泰泰從子修修子武武子祖征祖征子泰修泰修子世新

陳遂安世家

陳志四川巴縣人從靖難封遂安伯孫瑛嗣瑛子埴埴弟韶韶孫鏸累掌營府加保傅鏸孫澍澍子偉

張安鄉世家

張興壽州人起靖難封安鄉伯無子從子勇嗣勇子安安子恂恂子坤坤子鎔鎔子世恩

柳安遠世家

柳升懷遠人永樂六年爲中軍都督僉事以從征安南功封安遠伯八年復以征安南獲賊首簡定進封侯流爵二十二年從駕北征有功加太子太傅子世襲宣德二年爲征南大將軍征交趾力戰戰歿于陣子溥嗣累佩將印加太傅溥孫景景子文文子珣珣子震震子懋勳

吳恭順世家

吳克忠陝西凉州人父人誠永樂初累功至左都督十年以捕反者功封恭順伯克忠嗣其爵二十二年從駕北征擒虜尚首功進封侯世襲子瑾嗣天順五年曹欽反莫夜聞變趨報禁門閉弗得入被難死賊亦就擒追封凉國公謚忠壯子鑑嗣侯鑑子世興世興子繼爵繼爵子汝胤

朱武進世家

朱榮沂水人以靖難功位都督永樂二十年北征有功封武進伯榮子冕冕子瑛瑛子雲雲弟霖霖子潔

潔子本本無子叔江嗣江弟海海子承勳承勳子世
雍世雍子天爵

總論靖難功臣

童時明曰靖難之成功也僅三載餘而余所叙次
世家凡二十有五列傳凡四以封爵而世其家者
視開國之功臣蓋再倍而三焉功靖難者何幸而
功開國者何不幸也嗚呼建文之革除君且不幸
矣余深爲河間諸公慶也夫其他以靖難功封者
又有成陽侯張武武城侯王聰武康伯徐理雲陽
伯陳旭建平侯高福則以無子國除同安侯火眞
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寧遠侯何福廣恩侯劉
才則以坐法國除又若保定侯孟善思恩侯房寬
清遠侯王友安陽侯郭義新昌侯唐雲富昌伯房
勝榮昌伯陳賢永新伯許成永順伯徐斌惠安伯
全玉則降襲指揮使今其名猶在余僅存之而已
矣

翊運功臣

童時明曰治亂循環之理自古然矣國家詎能常治而不亂哉所賴謀臣力士斡旋挽回于其際而後亂者治危者安儻所稱世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者非耶　明興承平二百年間其他小醜不暇具論自洪武八十載而爲正統己巳逆胡麋至獰盜蝟起物情競變大事幾非時則秉忠植節贊樞奠鼎有若少保于公振臂擐甲捍衛疆場有若昌平楊公定襄郭公等卒定景順之治又七十載而爲正德己卯宮車數出元良靡定田蚡內

訌吳濞外窺時則飛檄勤王建牙誓衆以至贛浰
肅清田寧拊搠有若新建王公卒定爲嘉隆之治
夫巳巳之靖難則汾陽之勳也巳卯之擒賊則條
侯之武也吐風歙雲補天列地不亦壯哉余謹叙
其行事以次於開國靖難之功云餘若功雖不逮
而河山帶礪至今猶存余亦備錄之重爵賞也嗚
呼開天闢地之勳二三十年之積血食者僅六王
猶待奕世之後推恩繼絶而今簪纓世胄華腴盈
門者考其先視頴宋諸公何如幸與不幸耳

于少保忠肅公傳

于少保兵部尚書名謙字廷益浙江錢塘人也年七
歲高僧古蘭春見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少秉大志
慷慨以節義自許景仰古人獨企慕文文山所居設
像拱揖之讀書過目成誦文章矢口天成即爲諸生
時聲譽籍籍起人未嘗不以公輔期之也登永樂十
九年進士第宣德初任監察御史從討漢庶人　上
命數庶人罪辭嚴義正庶人流汗伏地聽者竦然謙
由此知名巡按江西平反寃抑五年山西河南災上
親書謙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謙遍歷梁
晉郡邑間問民疾苦而賑卹之出入止乘騾轎不役

民間一夫嘗過泰行山遇盜數十方謀刼財謙自車中叱曰何爲者群盜即駭散其威望素著如此謙在鎮久多善政若勸民糶粟官爲收糴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庾積久易敗即減價而糶旁省亦賴以濟征輸稅有贏餘即以鈔折納官民交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堤以障植柳爲固立鋪設夫役以備收補復植柳於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謙又慮積儲之法不能久遠乃條疏上奏言臣奉命總督河南山西二處預備糧儲今查倉各以數百萬計第恐有司不謹復如前日他處事體臣欲於每歲三月初令州縣記其缺食之家申達布按二司斟酌得宜方令支給其所給者大口月三斗小口半之至五月蚕麥既收隨即住支仍將所給之數申報上司及戶部候秋成抵斗償官歲終仍報所償之數果有貧乏及篤廢老疾不能償者官爲設法補完毋損原數其放支之序先菽次蔬秫次黍麥次米稻後先有倫毋致紅腐州縣官有能設法經營使新陳相易不致浥壞者聽當滿而預備糧儲未完者不得離任仍令風憲官稽查伺察如此則出納以

時而所貯不腐防閑嚴密而奸弊不生章下所司行之遂爲成式正統元年轉左侍郎仍巡撫以不能媚權貴故不遷去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十一年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王振素不悅此兩人且憾謙之一無所賄已也因嗾言官劾謙擅舉自代之罪降大理左少卿兩省民萬餘赴闕乞留乃復以少卿巡撫凡前後歷十八年西南之民莫不尸祝之孫王兩人後歷官皆有名位俱至尚書有傳十二年復謙右侍郎召還部丁父憂聞訃徒步還鄉不煩輿傳詔起復視事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諭祭營葬事

竣促還朝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視事亡何北虜也先入寇王振欲挾　上親征謀握兵謙與本兵鄺埜力言不可不聽　上遂北狩京師大震章皇后立郕王監國科道交章劾王振罪惡就廷中毆死振黨三人衆競諠譁班行雜亂郕王疑懼欲退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振黨罪惡應死勿論獎諭百官各歸涖事郕王如其言由是皆拜辭出得不爲變朝退王吏部直謝謙曰今日賴公鎮定若百王直何能爲明日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奉郕王即皇帝位謙言于　帝曰虜賊不道

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通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即分遣重臣四散召募官舍餘丁起集民夫更替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廠局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嚴加守護引給事御史分頭巡視勿致疎虞從郭外居民於城內通州壩上糧草不可捐棄以資敵寇宜令在官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　帝皆嘉納施行之未幾虜果以喜寧爲鄉導幔　上皇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人情洶洶侍講徐珵自以爲通曉天文倡議南遷語瑣瑣不已二三大臣依違其間謙慟哭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搖則大勢盡去而不事可鑒敢言南遷者不忠於是　帝忿然曰有以遷都爲言者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議始決珵深嗾謙謙又奏用王通楊善守京師孫鏜衛穎分兵出戰監以王竑葉盛等官石亨楊洪柳溥爲總兵盡移郭外人入城當是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芻粟以數百萬計謙聞虜已薄關遂分遣五城兵馬縱火焚之一面奏聞或謂宜待報謙曰事急矣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資

其糧餉宋時牟駝岡之事也僉題之焚甫畢虜即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無所得朝議欲閉九門清野以老敵謙曰不有戰何以守于是率石亨等出德勝門守禦身先士卒躬擐甲冑反闔城門而軍誓言必死泣諭三軍曉以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虜長驅直前我軍堅不爲動知我有備稍引卻喜寧嗾也先要我大臣出郭議和索金帛萬萬計廷議莫決謙曰本兵知有軍事他非所敢聞復索大臣出郭迎駕謙使人謝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主矣虜詐益沮乃奉駕就寬爆地與其壘離隔謙望見遽命以炮擊其壘虜死炮下萬計衆因請進擊謙曰勝未足雪恥萬一不捷所損寔多況上皇在虜中不得不慎請大出聖旨榜文潛遺虜營諭回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疑虜心　上從之明日也先胥遁謙遣都督范廣等率兵三萬邀擊虜于涿州逐至固安大捷生擒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十還俘掠人民無算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尚書如故辭不允客言少保功高宋李綱不能及謙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城下不盟幸耳已而鴈門告急京師震恐

謙請自將大舉北伐會虜退乃止謙以京師兵馬分練五軍神機等營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輳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指揮一員把總每五百名用千戶一員外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遇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號令歸一行伍不亂團營之設自謙始景泰元年謙以討賺喜寧至大同城下寧令遊擊楊俊縛送京師伏誅也先始不得鄉導尋亦

過遣使請奉上皇還京 帝敕謙防護京師且議通使群臣顧望不能決謙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耳 帝喜從謙言九月 上皇至京師居南宮朝議遂欲與虜講和謙奏謂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賊首也先拘留上皇震驚陵廟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難强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請質之前代宋眞

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輩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恥屈已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証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還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效力以圖剿滅以雪國恥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黠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　上然之時國用空乏度僧數多謙因雷震塔廟奏言佛者以清淨爲本慈悲爲用其教之行與否不係於世道之輕重與其徒之多寡也今四方多流徙之民而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末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衣食之費雖不仰給於官府亦必出自於民間其度僧之舉亦乞少緩三年薦用王忠肅公翺自遼東召還院翺自有傳是年五月立懷憲太子加謙太子太

傳朝退撫其頸曰一腔熱血不知竟灑何地自是居
常鬱鬱既而也先貢馬且乞命通使往來　上以問
謙對曰臣職本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即當行天誅
使事臣不敢知也於是勑也先言太師求荅使本欲
遣第念往遣報小人言語短長傷和好無益故不遣
人來朝貢多乃至三千餘邊人苦之邊將請謝絕朕
念太師忠義姑聽後宜少遣臨遣時與頭目關會得
爲詐冐防謙言也先惡不可悔其名朝貢或以懈我
不可狃也獨議邊大同爲京北巨鎮爲山西鴈門倒
馬等關一帶藩籬而遼東宣府延安寧夏甘肅並稱

要害一處稍挫互相動搖不可不備近都御史鄒來
議自永平山海至猪圈頭凡千三百餘里新築營堡
三十四墩塞百一十七每營委指揮一員管束每二
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一員提督之諸營堡內簡其
銳卒分四屯駐操無事時不守關獨專訓練有警照
平日所分信地策應而輕便耐走知地里善藏伏者
聚一營爲緩急使諸關重置闌馬石墻布渠落使峻
陡狹隘旁積木石而分卒校慎防之墩臺聯絡烽燧
相望寇小至營各騎操毋動獨本所定策應營赴之
寇大至始通調赴敵所至左右營犄前角後爲截剿

計如此則我兵乘險伺便物力不詘彼衆雖暴譬蛇豕投穽中亦安所得肆哉其密雲東自河口至墓田峪路經八百餘里關七十墩塞百五十六營堡八百其沿邊平漫地皆修削偏坡其關口倍薄增卑深壕塹守焉其分地內官博御史斌鎮守北古口其潮河川龍王峪地平畫地而守猶且不給即有警何措今照石匣驛於東西地里適均饒水草可屯營處建駐操營取海運官軍及近京衛備京操官軍摘選屯駐團操便　上皆從之明年也先弑其主自立遣使來貢都督楊俊請大舉北伐搗其巢謙言也先違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讐恥宜雲發憤狥國固其理也僞與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即如俊言萬一我軍出先賊遣偏師牽我而別遣犬羊由間道乘虛以擣我而我備已撤則非萬全也且國家之患非止北虜東南之寇盜未除河南之流民嘯聚豈可輕內重外不豫防而輕于一擲哉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若蜂蟻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竄乃欲糾兵涉遠乘一旦之決以策事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誠未見其便時謙以也先奉駕南還而討之不義內郤俊難顯言獨本其爲國遠慮者如此而

大信固在也自是虜諸部落益分雖時入盜邊而內相猜我邊圉日固亦不能深入久留矣謙又上言大同府州縣民生長邊方便其俗習性勇悍慣戰而迤南謫戍衛所軍苦逃亡即清勾徒擾大同府州縣他戍卒詣臣言地方艱難得就近衛補伍願自備鞍馬殺賊自效不敢妄支糧賞臣愚以爲國政有經權而邊情有緩急今大同急矣如因人情之便而權之令大同等府僉附近軍衛分轄乃除其原隸衛所籍名毋清勾則士卒免離家背井之苦家室田作無郵而教練之一旦有警祖宗墳墓宗族產業之故置其中必將樂戰效死其與調山西河南卒主客堅脆功相萬也皆報可當是時諸籌邊固圉之畫井井中要會故邊鄙不聳民忘大創焉頃之大同老卒訟總兵郭登承命掛印而都御史年富並坐專號令爲越職謙糾言昔穰苴以布衣監軍斬貴臣莊賈而破秦晉唐裴度以御史中丞督淮西軍所督者皆名王上公用平淮蔡朝廷酌古今之宜用文臣充提督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坐總兵官左固當且卒安得言而妄言撓軍當誅詔立誅老卒蓋是時大同卒業橫放不制如此矣微廟堂法制主之國其復有軍哉先是永樂

朝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苗蠻謙乃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征進事平遂奏留於彼分處於是數十年積患不動聲色而一旦潛消初北虜入寇獨石馬營等八城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遂棄之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揺乃薦用都督孫安授以方畧仍薦葉盛參贊軍務八城竟得復完當斯時也國家多故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數萬僭號攻城詆言萬端變在呼吸謙以一身係天下安危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抗控漕渠條畫立奏動中機宜僚屬受成相顧驚服胡虜款輯羣盜悉平口不言功益自斂飭　皇上推誠倚任獨秉朝綱文武大臣面酬進退宮庭密務指麾停調清廉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止宿朝房食無兼味衣不重帛大璫舒良及石亨輩皆憚謙不敢撓法嘗臥病　帝遣中官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儉因以上聞　帝徹尚膳醯醬蔬菜之屬賜之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畀謙和藥或言寵謙太過太監興安曰謙日夜與國分憂不

問家計不恤身啚朝廷正要用此等人今要再尋一个來換于謙恐未便得衆皆默然時　帝用人多密訪於謙國子監缺祭酒翰林徐珵前以首議南遷雅不爲公論所容乃改名有貞夤緣復希進用屬意窺補祭酒以門生楊宣爲謙內姻託爲懇請謙委曲言之于　帝帝曰有貞雖有辭華然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謙無所對惟叩首謝過及退汗出洽背有貞未之知也自是益啣謙亡何　帝不豫有貞遂與石亨輩迎　上皇復位誣謙迎立外藩并謙所信都督范廣俱逮下獄言官奏謙迎立外藩無顯迹　上皇亦謂于謙曾有功猶豫不忍殺之有貞從旁大言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遂斬謙并廣等是日也天日無煇陰霾蔽空行道咨嗟冤聲一口籍其家欽賜外無一物家屬悉戍邊都督同知陳逵收謙屍斂葬之初謙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　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謙冤已而有邊警廷議紛紛恭順侯吳瑾對　上曰謙不死虜不至此　上默然日久察迎立事無狀愈疑謙冤及亨黨尚書陳汝言以賍賄敗籍其家財於大內廡下　上召大臣入視謂之曰景泰間任于

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曾未朞年何得賂之多若是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輩皆俛首不敢言自是上益悟謙寃而惡亨等矣居頃之竟安置有貞于金齒而亨等皆敗成化初悉放謙家屬還言官極論于謙保國功純皇帝乃遣官諭祭廕其子冕兵部員外冕歷官至順天府府尹冕死無子復廕其從子指揮使弘治初加贈謙太傅謚肅愍建祠致祀制曰卿以俊偉之器經濟之才歷仕先朝勛勞茂著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奉公道而自持爲權奸之所忌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寔憐其忠特命行人復卿子爵嗚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順乎天理屈于前而伸于後允協乎人心萬曆間益崇飭敕建旌功坊以表之改謚忠肅

李夢暘曰方虜酋擁上皇城下公颺言社稷爲重右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與且東宮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而獨咎予也

鄭曉曰肅愍公在當時衆輒詆爲權奸又謂德勝之役爲無功公沒未幾端人志士至譚公事又輒

流涕稱公忠勇謂公社稷臣也豈非娟疾激於同時是非白於異世耶

黃光昇曰或謂英廟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見不及此不知謙特以祖宗之社稷爲重若太子居攝必啚迎復則虜將以上爲重質豈有饜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遂立郕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竟致社稷獲安而上得以復辟者蓋寔權輿於是也乃卒不免悲夫

陳善曰當理創議南遷羣臣觀望莫敢發一語者非公力折之天下事去矣夫成敗之機捷於呼吸持危定傾惟才古知然惟忠於社稷者斯有社稷功焉乃公所以無樞天衡轉輪日轂者恃忠與義耳獨才智云乎哉

童時明曰于忠肅之盡瘁中樞力奠播遷也倘所稱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非耶論者謂浙有三大功臣而埒之於劉王兩文成名不虛耳第部符之錫爰及苗裔而熱血含寃者祚且不長嗚呼余每如錢唐謁公祠直欲籲天而無從也

楊穎國傳

楊穎國公名洪六合人也祖政初從　太祖起兵爲

卒伍征四川以斬首功封漢中府百戶世襲洪嗣官
調開平守禦爲人機敏有勇力宣德間嘗出奇兵擣
虛大捷累功陞都指揮喜峯口之役洪在 帝前耀
武斬獲獨多陞都督 帝諭諸將每舉洪武功勸勵
洪益自奮思得當以報居亡何移鎮獨石敗虜於宣
府捕阿台打剌花斬首二百尚首功封昌平伯流爵
掛總兵印鎮宣府虜畏洪呼楊王相戒毋入楊王境
邊關以寧正統十四年也先入寇敗我土木 英宗
北狩去道經宣府洪以職在守城閉關不出遂繫詔
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兵部尚書于謙知洪能奏出

洪於獄使立功自效洪益奮勵鼓勇當先擊虜大捷
虜退去復與范廣追虜擒殺獨最諸將論功進封昌
平侯賜券世襲提督京營操練軍馬明年 上皇歸
京師解嚴命洪還鎮宣府虜望見旗幟輒引去無敢
爲敵洪亦受朝命不窮追烽煙無警民庶獲安洪子
俊亦以戰功歷官右軍都督爲獨石馬營叅將在軍
多不律洪素稱臣子楊俊自幼無知處貴已極且其
性資粗率言語輕躁致爲衆人之所排擠士大夫之
所不容非惟長惡不悛抑且必誤邊事不能保全終
蹈刑憲乞取赴京隨營日逐操練過蒙戒諭庶幾改

悟詔從之洪景泰末年卒於鎮追贈潁國公謚武襄俊終以不律敗革爵其後降襲指揮同知洪爲將紀律嚴明將士用命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虜遇之無不辟易者尤善用計出奇制勝諸大臣皆重洪威畧每左右洪爲時名將

彭韶曰孰闞王畧直至便橋偏重勢成神器幾搖公往當之以却天驕堂堂侯封冠彼百僚兒童知姓奸孽氣銷回鶻羅拜呼韓趨朝壯哉虎臣不數嫖姚

童時明曰人莫知其子之惡在學士大夫猶難言之矧操刀戈事行陣之武夫乎楊公知之而能言之此謂戰勝於家庭矣當時德勝之役石忠國以禦虜爵上公而其敗也寔自其子虎邊關壞法始吾於是而益知昌平之賢於人遠也

郭定襄傳

郭定襄伯名登定遠人也營國公英之曾孫累朝戚畹登爲勳衛自幼攻書史曉韜畧有勇力善騎射正統間從征麓川有功擢都督僉事協守太同已巳土木之變我師屢衂邊陲破壞大同軍士戰歿之餘城門晝閉人心瓦解有愛登者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

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虜長驅吾受命守城當與此城誓相存亡不令諸君獨危也既而虜擁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得賂即歸駕計以誘我登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婕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登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鎮守劉安等括公私金銀萬餘出迎駕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登曰虜紿我耳與之無益莫若以金帛犒將士計伐之刼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募敢死壯士得七十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駕還召壯士同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祿士皆踴躍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淹久虜驚擾而去亡何虜破紫荊關薄都城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勇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馳三關失險虜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竊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荅之登復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

推乞開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既而又傳虜欲犯京師登以京軍新選不可輕戰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鬬勇此謂知已知彼可守則守其淶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爲士卒畏創傳藥晝夜籌慮修城繕兵以圖後舉每語羣下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即死猶不失爲忠義之鬼聞者莫不感泣思效未幾虜入朔州登率兵潛躡其踪行七十里日已暮休兵覘之夜二鼓哨報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退登曰不然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令軍士飽食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當先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一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級奪回被掠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敕褒美上功幕府論封定襄伯予世

劵總兵鎮大同登復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於是欲大興屯田爲守邊長計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處置又以已意設爲攬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寔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十餘里皆陷賊聞之相戒不敢入境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僅數百人馬纔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居十何以病召還京先是英廟陷虜時也先以復駕爲名徑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中國有君矣駕可勿復駕至大同登亦謝虜如謙指　上皇嘗之天順初詔革登伯爵以都督僉事謫居甘州登雖遭貶抑乎心未嘗不在王室名亦愈重至成化初遂復定襄伯命總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團營後八年卒贈侯謚忠武登雅志孝友忠誠天植有文武全材所上章疏皆自爲之爲將身先士卒同共甘苦故所向有功無子以從子嵩爲後襲指揮使

童時明曰郭忠武將種也而其識見老成忠愛懇至殆幾與于忠肅公相左右豈惟可將固李綱張浚之儔也已

王靖遠世家

靖遠伯王驥字尚德東鹿人也永樂四年進士拜兵科給事中有智畧多謀猷建言朝政得失多所採納使山西奏蠲徐溝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民困以甦陞山西按察司副使理寃獄戢姦盜風紀振肅入尹順天宣德初轉通政使賫詔撫諭安南陞行在兵部右侍郎越九載遷尚書練達兵政得大臣體正統二年敕巡邊得便宜行事至甘肅稽閱邊務見莊浪等處烽堠俱廢軍無紀律大會諸將於轅門問先年大軍畏敵不畏軍令者誰最甚咸曰都指揮安敬即命引出斬之徇於衆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爲例三軍股慄因大閱士伍謹斥堠嚴部伍勤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未幾虜入寇遂督諸軍敗之於莊浪復嚴申號令整飭軍政將士咸奮勵思得與虜一戰雪數年之恥居亡何虜悉衆來寇驥選精騎二千遣都督蔣貴將爲前部瀕行謂之曰兵精氣銳遇敵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鼓勇當先繼遣趙安率兵由

東凉州逾白鴉狐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爲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兒城破走之驥與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襲虜酋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縱兵夾攻於梧桐林擒其梟賊虎都丹等三十人復進攻野狼川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獲男女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計其數虜酋遠遁還京論功驥以尚書兼大理卿蔣貴任禮俱封伯未幾麓川思任發叛以貴爲總兵驥復提督軍務欽賜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至麓川思任發遁去有詔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也驥遣偏帥抵賊境言王尚書且至賊聞風走安南驥傳檄入安南追之安南人斬其首來獻遂班師論功封靖遠伯貴封定西侯居亡何思任發復挾其黨緬甸出寇驥再督諸軍征之至雲南檄緬甸令縛獻思任發緬甸不從遂促兵攻緬甸大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於京師既而雲南思機發叛命驥總督軍務兵至金沙江賊堅柵以拒驥潛渡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歛衆據鬼哭山等寨皆攻拔斬獲無筭思機發夜遁孟養在金沙江之西去麓川千餘里自古中國兵無至此者至是驥深入虜震恐逃匿不敢復出詔增驥歲祿

百石貴州苗賊作亂驥還自麓川即命征苗都督宮聚失利驥身自操刀督戰擒其酋苗虫富械送京師凱旋論功給券世襲伯爵鎮貴州景泰初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他將代驥歸尋以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天順初復起兵部尚書有頃請老後四年卒年八十三歲贈侯謚忠毅子瑺嗣伯爵瑺子添添子憲憲子瑾瑾子學詩學詩弟學禮國朝以進士起家戰功封爵者自驥始後成化十六年王越亦以進士歷官左都御史總督邊鎮有功封威寧伯然第狐媚太監汪直以固寵祿余不爲之傳又後正德十六年而新建伯王守仁

薛應旂曰王公文武雄才遇事剛果行師征討料敵制勝雖老於軍旅者未必能及故其所至輒有成功迨乎晚節保身全名守以謙虛而忠愛之心始終如一誠一代偉人也

童時明曰章句腐儒繩行數墨及當事任百無二三況當戰陣之際出百死得一生而能躬操汗馬身膺封組者世有幾人哉嗚呼使業儒之薦紳而人皆靖遠也世可無腐儒之誚矣

吳清平世家

吳成遼陽人洪熙元年以都督僉事北征有功封清平伯宣德四年再以功進封侯世襲伯爵孫瑛嗣瑛弟璽璽從弟琮琮子傑傑子家彥家彥子國乾

費[illegible]信世家

費瓛定遠人宣德元年以左都督鎮甘肅有邵虜功封崇信伯子釗嗣釗子淮淮子柱柱弟栻栻子煒煒子坤坤子甲金

蔣定西世家

蔣貴江都人初事　成祖起小卒爲大將爲人有膂力與士卒同甘苦善擣賊巢穴當陣必先直衝以死向敵北胡西羌咸憚服之正統三年以征西番功封定西伯七年進封侯事見王靖遠語中孫琬嗣琬子驥驥子壑壑子傳傳弟佑佑子建元

梁保定世家

梁瑶汝陽人父銘事　成祖爲都督以舊功封保定伯瑶嗣爵景泰三年平貴州寇有功進封侯流爵天順元年恩例予世襲瑶子傳傳弟任任子永福永福子繼璠繼璠子世勳

方南和世家

方瑛全椒人父政事　太祖爲都督瑛得襲指揮景

泰五年陞都督以征貴州冦功封南和伯及順元年
平蠻進侯流爵世襲伯瑛子毅毅子壽祥子東東子
炳炳弟燁燁弟爀

施懷柔世家

施聚通州人景泰三年都督鎮遼東有戰功封懷柔
伯子榮榮子鑑鑑子瓚瓚弟瑾瑾子燾燾子嵩嵩子
光祖光祖子壯猷

毛南寧世家

毛福壽祥符人景泰三年以都督同知剿苗冦有功
封南寧伯子榮榮子文孫良良子重器重器弟邦
器邦器弟國器國器子祖德

曹豐潤世家

曹義儀眞人天順元年以都督鎮遼東積功封豐潤
伯孫振嗣振子愷愷子棟棟弟松松子文炳文炳子
允成

衛宣城世家

衛頡華亭人天順元年由左都督以迎駕功封四年
西征有功得勿奪且予券世襲宣城伯子瑋嗣瑋子
錞錞子守正守正子國本國本子應爵子時泰

焦永寧世家

焦禮山後人天順元年都督鎮遼東有殺虜功封永寧伯孫壽嗣壽弟俊俊子祺祺弟詢詢弟棟棟子文耀文耀子夢熊

陳武平世家

陳友全椒人天順元年以都督征苗有功封武平伯明年以寧夏出塞功進侯流爵子能嗣伯能子綱綱子勳勳弟燾燾子大策子汝松汝松子如勳

孫懷寧世家

孫掌大同人天順元年都督總京營以迎駕封懷寧伯有邊功勿奪五年以捕曹欽進侯世襲堂子輔輔子泰泰子應爵應爵子瑛瑛弟琄琄子秉元秉元子世忠世忠子承廕

楊彰武世家

楊信昌平侯洪之從子天順二年都督鎮延綏破虜封彰武伯子瑾嗣瑾子賁賁子儒儒子炳歷任大將軍炳子世階

朱保國世家

朱永河南下邑人父謙正統初爲都督景泰元年以戰功封撫寧伯永嗣爵總京營成化二年平荆襄流賊進侯十五年平建州夷封保國公十八年禦西虜

有功予世襲弘治九年卒永凡八佩大將軍印加太師贈王謚武襄子暉嗣公暉子麟復爲撫寧侯麟無子庶兄麒襲麒子岳岳弟岡岡子繼祖繼祖繼勳

趙武靖世家

趙輔鳳陽人景順間位都督成化二年征兩廣蠻夷有功封武靖伯流爵四年總兵于遼夷進侯世襲伯子承慶承慶子弘澤弘澤子世爵世爵子光遠光遠子祖蔭

毛伏羌世家

毛忠崇州人本降虜成化三年征西番有功封伏羌伯流爵明年征滿四陣亡予世襲孫鋭嗣鋭子江江弟漢漢從子桓桓子登登子國輔國輔弟國器

劉寧晉世家

劉聚濬縣人太監劉永成從子歷官都督成化七年鎮延綏有戰功封寧晉伯流爵九年禦虜予世券子祿祿弟福福子岳岳從子文文子良璽良璽無子叔斌襲斌子應元應元子天錫

張彭城世家

張景河南永城人仁宗初以　昭皇后兄由左都督封彭城伯孫瑾嗣瑾子信信子欽欽子勳勳弟熊熊

子守忠

張惠安世家

張昇景之弟也以戚畹封惠安伯與兄彭城俱以從征有軍功得世襲昇子宗宗子瓊瑛弟瓚瓚子偉偉子鑭鑭子元善元善子慶臻

王新建世家

王新建伯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狀元及第仕終南京吏部尚書守正不阿逆瑾欲與之一見竟不往後以憾守仁故罷去守仁英敏天成讀書過目不忘爲文數千言立就若不經思而根極理窟默契聖賢奥旨凡天文地理兵機韜畧及戰陣騎射之事無不通曉弘治五年舉于鄉十二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請告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初劉瑾亂政南給事戴銑御史薄彥徽疏論逮繫詔獄守仁抗疏言銑等以言爲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萬一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逮至拘囚恐中外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疏入瑾大怒捏旨廷杖五十絕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又守仁文章氣節推重一時瑾憾之不置謫且行遣人隨偵將置之死行至錢唐守仁自度不免遂

乘夜佯投於江冠履浮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兩司命漁人索尸不得祭於江上家人亦成服偵者以爲寔然歸報瑾而守仁乃潛附商舟浮海至閩中入武夷山且將遠遁或謂之曰汝有親在未免爲累遂赴龍場治事居三年苦心力學德業益進陞廬陵知縣瑾伏誅遂陞南京刑部主事尋遷吏部驗封亡何轉考功郎中明年改南京太僕少卿進南京鴻臚卿正德十一年陞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至贛行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共一牌開列各戶貫籍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查察遇面生可疑之人即行報官如或隱匿則十家同坐且諭所屬無遠近皆務寔行之告諭其父兄子弟各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爭鬬見善務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父老子弟曾見溫良遜讓卑已尊人而人不愛敬者乎曾見兇狠貪暴利已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嚚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上辱祖父下累子孫亦何苦而爲此也言教懇懇聞者竦然思省又

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當事者多調
狼達軍士動經年歲糜費逾萬有損無益於是乃使
四省兵備官於各屬挈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
者每縣或十餘人或六七人中間有武藝出衆者優
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
各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險爲事其餘揀
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各兵備分
隊統押教習之自後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
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
服矣守仁復上疏疏通鹽法軍餉益饒當是時閩中
桶岡流賊作亂守仁自請提督軍務詔許之遂督兵
進討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
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流亡復業明
年平江西諸賊數開縣置官司明示約束盡爲治境
虔吉人皆立生祠致祀既而守仁再請疏通鹽法初
廣鹽止行於南贛而淮鹽行於袁臨吉第以灘高艱
舟楫以故三府之民常苦乏鹽守仁議以廣鹽行則
商貨集而用資於軍餉廣鹽止則私販行而弊滋於
奸宄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屬保安之策未
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

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殘之根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疏上得俞民甚便之守仁在贛開書院講學從者日衆既而福州軍叛敕守仁勘處自贛啓行至豐城值寧王宸濠反遂易小舟微服潛至臨江知府戴德孺聞守仁至喜留入城調度守仁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抵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宸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爲也及行至中途乃爲計恐其速出謀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廣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奉密旨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藏於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置舟尾令其覘之即佯怒令牽上岸處斬已乃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濠邏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獲公文遂疑不敢即發守仁寅夜草疏報宸濠反請命征討即移檄遠近暴濠罪惡起義討賊集

兵糧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議度兵家以決勝之道急衝其鋒攻其備皆非計之得我姑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啗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乃以檄會戴德孺及知府邢珣徐璉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劉守緒典史徐誠等各起義約日齊發濠初欲徑襲南京以啗北向至是果使人探之未出乃先發兵遣賊黨襲破南康九江諸處而猶自居省城據南昌招集亡命以俟禦敵守仁顧聲言未奉討濠成命按兵不動濠於是造僞檄指斥朝廷齎榜諭吉安守仁哨獲即固封以進上疏畧曰陛下在位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懷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黜奸諛以固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期羣臣不勝幸甚既而濠留兵萬餘守南昌自率兵六萬分五哨出鄱陽湖舳艫蔽江而下聲言直

取南京守仁恐其遂得南京乃起義兵躬率文定等發吉安至樟樹村誓師手書牌曰軍伍不用命者斬隊將隊將不用命者斬副將副將不用命者斬主將次早呼文定等入手是牌授之曰此是寔語不相誑也師遂行次豐城諜知賊設伏新舊廠以援南昌乃遣兵從間道襲破其廠先是南昌城中爲備甚嚴及廠潰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氣我兵乘勝圍城呼譟梯絙直上擒賊黨千餘所遺宮眷縱火自焚守仁乃撫定居民分釋脇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帖然遂促兵追濠當是時濠兵至安慶安慶已有備乃圍之三匝聞南昌告急亟解圍歸援稍移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趣南昌濠繼其後我衆謂賊勢强盛宜堅壁觀釁徐啚進止守仁曰賊勢雖强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敢逞退無所據衆已消沮若出奇擊之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於是各哨兵迎擊之遇於黃家渡文定哨先進贛州知府邢珣等各領精兵分道並進夾擊賊大潰既而賊衆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鬚爲炮火所燎乃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濠退保樵舍守仁令以小舟載柴縱火焚之賊奔潰溺死者萬餘妃嬪宮人皆赴

水死濠被執濠旣擒呼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降爲庶人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濠遂低首無言令載至囚所行數步回顧守仁曰婁妃常勸我不要爲此事是我不聽寔非其罪今死於水望先生收其尸守仁許諾遂爲收葬守仁得濠交賄大小遠近臣僚寔跡手籍及往還私書悉焚之江西平先是守仁將赴任至江西初見寧王寧王舉宴濠謀主李士實在坐宸濠言朝廷政事缺失外示愁歎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有湯武亦須伊呂宸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微知宸濠有逆意乃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宜行事盖亦防濠也兵部尚書王瓊爲地方慮覆奏准允給與旗牌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守仁隨機撫勦以故濠起倉卒而守仁得以督率諸軍討賊成功　帝聞濠反許泰江彬等欲擅兵勸　帝親征已駐蹕良鄉守仁捷奏至且諫止親征其畧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墮歸今逆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安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

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奸
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
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
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赴解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
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
死有遺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守仁意
蓋指泰彬等　上果信泰彬等必欲親征令回至南
京另奏　上至南京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泰彬
謂當縱之鄱湖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遣
人迎至廣信諭意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太監張永

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
今繼大亂加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
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
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再欲興兵定難不亦難乎
永深然之乃徐言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
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
意而行之猶可挽回萬一迕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
救於天下大事矣守仁信其無他腸以濠付之永至
南京爲言於　上詔改守仁巡撫江西右參政守仁聞命遂從

湖口赴江西許泰等領北兵萬餘至南昌以勦捕宸濠餘黨爲名肆爲飛語指守仁名嫚罵或衝導啓釁守仁畧不爲動務待以禮預令巡捕官密諭市人移家貲於鄉而以老稚應門冬至節務家家哭奠如禮守仁欲犒賞北軍泰等禁勿受守仁曉示內外逆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第遭濠亂室家空虛無以獻意甚勤懇也守仁每遇出北軍喪必停問再三厚與之襯嗟歎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輩有禮且其民窮苦我輩安得犯之會臘月祭祖城中新經殺戮家家上墳哭亡酹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守仁與泰等抗禮不少狥泰等漸知敬畏然自矜所長謂守仁文臣不諳武藝較射演武場中江西官軍射多不中泰乃强守仁守仁不得已勉應之泰等含笑而守仁連三發三中每一中則北軍齊聲喝采遠近嘖嘖泰等相顧駭愕不樂而罷且曰彼皆已得我軍乎奈何遂罷師至南京仍矯詔召守仁不赴乃言於　上謂守仁必反　上曰何以驗之對曰試召之必不來張永聞其說乃密遣人報守仁既而　上命召守仁守仁即日就道泰等又恐　上見之將信用復遣使拒之蕪湖守仁乃入九

華山宴坐　上遣人覘之曰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來安得反乎仍命還撫江西遂從湖口過南康入開先寺刻山石紀擒宸濠事於讀書臺後明年江西大水守仁上疏自劾不報　上在南京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於疏內上之宸濠始伏誅　上廻鑾內閣素忌守仁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守仁功內召守仁以父老祖喪疏乞暫歸省葬帝曰王守仁擒斬亂賊平定地方朕蒞政之初方將論功行賞所請不允其敕令亟馳驛來京已而陞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封新建伯然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諸臣廢斥殆盡守仁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畧曰臣以微勞冒膺重賞然而聖旨優恩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雍閼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歎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竊惟宸濠之變寔起倉卒臣以逆旅

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爲辭則臣亦將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勵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虀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寔陰奪其魄而崔改之寔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赤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徐免之乎夫下之人犯死難以赴義則上之人必行賞以報功今臣爵獨崇而此同事之人者乃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授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而捐身赴義以來此咿咿之口而自求無寔之殃乎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

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耕我之田既種且穫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毋乃太遠于人情乎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耶況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疾之口而未必皆眞耶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狠之行平時不齒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士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何暇逆計其他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況矢石之下刀劍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

能創姦懲惡徒以沮忠節之意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也非其易牙之口將不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罪可乎夫人臣於國家之難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爲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皆自以爲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積賞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獨賞其功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一時事以欺明主

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愚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猝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寔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矜功伐善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其倉卒莽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之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以爲功而克成也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

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是謂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臣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敢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當薄歟則臣亦不得獨厚果以臣賞或可厚歟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臣昧死言竟格不行當是時守仁以外艱歸已而大臣交薦守仁乃給誥券世襲守仁仍乞省墓嘉靖五年田州岑猛叛兩廣聚兵討之既而其黨盧蘇王受再叛嶺南大困詔起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守仁至開示恩信練兵振武蘇受來歸田州悉平復移兵破八寨等賊捷聞賜白金綵幣遣行人奬諭內閣桂蕚忌之論守仁挾詐專兵霍韜爲守仁上疏畧曰伏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勦田州地方臣廣東人與賊隣壤備知各賊爲患寔跡命下之日竊爲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軍餉支費若干萬殺死疫死民兵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自是而思恩叛矣弔巖賊出圍肇慶府

矣殺數千家矣若守仁乘此大壞極敝之後雖合四省兵力支銀米數百萬勦平報級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而費斗糧只宣揚聖德遂致兩府頑民稽首來服若八寨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廣西在萬山之叢土惡水迅氣習兇悍八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賊成化初僅得討平餘孽復熾今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虎豹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恩田州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謹按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遁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以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柳慶羅旁合數千里共為窟穴未易平復今八寨平定則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七也昔韓雍雖平斷藤峽未易及區畫其地為經久畫故

今復熾若八寨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既
平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自化
爲良誅惡綏良得爲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者乃議守
仁以爲勦八寨未奉詔命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
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
吳楚而平七國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
今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遂納其降而安定之
知八寨諸賊百年來未易服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
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或又以爲不先奏聞而輒
興功建置城邑臣則曰昔范仲淹守西邊欲築大順
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
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
奏報豈不敗乃事哉今守仁之平八寨所殺者賊之
渠魁耳其餘脅從尚多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逃
逋之賊復業若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
漸來歸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錢
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肩而分
聖明南顧之憂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傳曰閫以
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
專之可也古之道也又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先是

宸濠謀反守仁效忠起義不幸奸臣許泰等欲掩其
功以爲已有乃揚諸人謂守仁初與賊同謀又謂宸
濠金帛俱守仁滿載以去當時閣臣亦忌守仁之功
遂不與辯白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默啞之
冤矣今又復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臣竊謂守
仁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
白又何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守仁
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
人及守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別在外鎮臣遂無所
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是故冒昧建言惟聖明裁察

疏上不報時守仁亦病累疏乞致仕不待報而歸行
至江西南康縣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新建伯南
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無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
卒追贈新建侯謚文成桂萼又言守仁擒宸濠紀律
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守仁學術不端壞士習乞
削奪官爵　上不允但停卹典隆慶初　莊皇帝始
錄守仁前功子正億得嗣爲伯正億卒子承勳嗣萬
曆十三年敕廷臣議以守仁學術純正發明聖道有
功後學敕從祀孔子廟庭守仁文武全才其用兵也
訓練嚴明籌畫精密方在軍中萬夫不可犯及退即

與諸生講學寒暑不輟發明良知之學義理精微文章德業匪特爲本朝第一人物卽三代以下蓋不多得也學者稱爲陽明先生所著有陽明文集良知說天下人多傳誦之詳見理學傳

王世貞曰王新建以書生建汗馬勳封伯贈侯又以勳臣得謚文成又以侯伯從祀孔子文武勳德爲本朝冠

周珽曰自周孔道遠而專以訓詁著述論理學是理學之糠粃也獨王伯安以理學名家而功業氣節卓爾不羣夫豈徒事章句者哉宜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

支大綸曰文成鞠躬盡瘁病劇而歸沒於道路爲臣死忠亦可已矣而言者猶以擅離重鎭咎之世之忌功如此

童時明曰以陽明先生之人品而身罹讒搆死幾百年其論乃定余未暇論其學與朱陸同異何如卽寧藩一變異以行權斯所謂卒保其身以濟其君者哉嗚呼夫權豈易言也而身親用之不離於正眞無愧於從祀也已

又曰陽明先生功業文章無俟余贅卽料敵製俎

機宜曲中以一二事言之甬岡八寨賊中有陀者善張角術且善幻變齒縫多藏小刀與人怒嗔聲刀輒飛出刺人心肝立斃賊倚以制勝公曰陀者不除賊未可破也而自亦善奕兼治岐黃家言因微服作醫師携力士數人詣陀者曰我以醫遊人間聞君善奕可對博乎陀者欣然對博連北作嗔而刀飛不中公故拂袖落子陀者俯首拾取諸力急持殺之於是歸營以陀者頭檄示諸寨無不落膽降者十六七八寨竟平又平宸濠後大璫張永挾兵來公與永會故事中貴人專中席公不欲一入即握永手問寢息何地遂造其室命設榻左右對談曰兵事煩冗不得視寢息主人罪也永亦心啣之曰寧藩昔分封及聚歛民間金寶頗多不知何在公曰然誠多當城破即命數員官馳視得其冊籍兵興費固多而輦入京打點諸衙門亦多永語塞反相契合夫其取陀也若弄嬰兒於掌股而待小人又不惡而嚴者哉用術而曲中斯善術也已

又按王世貞皇明奇事曰文臣封伯雖前後十人然以戰功得者僅三人靖遠伯驥威寧伯鉞新建

伯守仁耳皆王姓威名皆盛于諸伯云余聞之新建後人謂威寧臨終時以寶劍囑其家人曰吾生平仗此成功若朝廷遣官祭我可以此劍贈之其人功業當與我並乃所遣諭祭者即新建也其家之人以語新建新建受而背之今新建之家守此劍如世寶此事亦甚奇夫威寧功名之士耳與新建非倫然其人豪放不羈擒斬虜寇功亦足嘉而乃預知新建豈英雄遇合固自有數乎而其機果默定者耶

總論翊運功臣

童時明曰國朝自洪宣而下至隆萬間歷二百餘年臣工功績茂著及封爵隆盛者爲傳凡四世家凡二十一其間有詳有畧而其人品可概見已大抵我朝家法爵賞不濫自　高皇帝大啓封建功臣則公侯伯三等有世襲有流爵世襲加貂蟬領鐵券者入則掌叅五府總六軍出則領將軍印爲大帥總兵征討督留都管籥轄漕綱獨不得預凡卿事視漢以下獨爲隆重以故累世來得此者不數數然且得之者其訓詞諄切蓋廩廩乎斧鉞焉而孰敢有恣睢冒濫者乎即天順之初正德之季

稍或竊竿然不旋踵而若掃洗此所當世世守者也其餘若戚畹封爵歷朝未嘗多見間有之亦及身而止獨定國以中山故弗論乃彭城惠安則昭皇后之德澤且半援帷幄汗馬焉故其爵且永天下萬世可曉然矣其若　今上所封國戚則武清永年積首虜功則寧遠論定又當在奕世之後未敢及

總論靖難以後封爵

譚希思曰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彈丸之地出萬死者三載遂定宗社於泰山之固此其績誠巨然英主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毋論中山開平即視曹衛宋潁抑何逕庭若定興之掃安南固韓亦何能超潁川之下滇且久復失之今　高帝之盟白馬指黃河而誓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其所當僅如綫之虜與萑苻之盜鹵莽數十以至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公者又胡以貂緋蟬聯也孝宗而後稍重名爵不輕畀而不能無畏於首尾此固未易釐正然至新建之取叛王不煩天子璽書不費太倉水衡金錢縛之於掌股寧遠之摧東

虜積級至萬餘其所遘敵固皆瑕其績豈與他徹侯等而縉紳大夫猶斷斷有後言抑又何哉因併及之以告夫司勳者

昭代明良錄卷之六